



Ch. Balzac

Le Cabinet des Antiques

古物陈列室

——巴尔扎克小说选

[法] 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物陈列室

——巴尔扎克小说选

[法] 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Honoré de Balzac
Le Cabinet des Antiqu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物陈列室:巴尔扎克小说选/(法)巴尔扎克(Balzac, H.)
著;郑永慧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6547-9

I. 古… II. ①巴…②郑…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
- 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2430 号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王景林

古物陈列室——巴尔扎克小说选

[法]巴尔扎克 著
郑永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4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6547-9

定价 2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古物陈列室	1
一桩神秘案件	147
钱袋	355

古物陈列室

献 给

德·哈默尔—皮尔斯塔勒男爵先生^①

(奥地利宫廷枢密顾问官,《奥斯曼帝国史》的作者)

亲爱的男爵:

您对我的连篇累牍而且包罗万象的十九世纪法兰西风俗史,表现出那么热诚的关心,给予我的工作那么多的鼓励,使我有权把您的名字放在这风俗史中一页的卷首。您难道不是认真而勤勉的德国最重要的代表吗?您的赞许不是能够引起别人的赞许且促进我的工作吗?我得到您的赞许感到很自豪,为此我要加倍努力,英勇无畏地继续工作,因为英勇无畏正是您从事研究工作的特点,不用这种精神来探索所有的文献,您就不能把那本不朽的著作贡献给文学界。您对我的辛劳的同情,鼓舞着我为记述现代社会的历史详情而奋发努力地彻夜工作。这种辛劳,您在钻研东方最光辉灿烂社会的过程中已深有体会。您天性善良,同我们的拉封丹一样,您知道这一点难道会不高兴吗?

^① 德·哈默尔—皮尔斯塔勒男爵(1774—1856),奥地利著名的东方学者。

亲爱的男爵,我希望我对您和您的杰作所表达的敬意,能够一直送达多布林^① 府邸中,使您同您的亲人都不会忘记您有一个最真心实意的崇拜者和朋友。

——德·巴尔扎克

在法国一个地位不甚重要的省城里^②,市中心一条街的街角上,有一所房子;这条街和这座城市的名称在这里全都隐去。这样做符合社会的礼节,人人都能理解这种明智的做法,因为一个作家在为他的时代作编年史时,总免不了要触及许多人家的创伤!……这所房子的名称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不过请把德·埃斯格里尼翁这个姓视为纯粹出于虚构,就像喜剧里的什么贝尔瓦勒、弗洛里库尔、但维尔,和小说里的阿达贝尔、蒙布勒兹等姓氏一样。此外,书中主要人物的姓名也更换了;作者还想搜罗一些自相矛盾的事实,具有时代错误的情节,使人感到不真实和荒诞无稽,以此来隐蔽事实真相。不过,无论怎样做,事实真相总要显露出来,正如拔掉一株葡萄藤,剩下的根茎又会在耕翻过的葡萄园里生长出茁壮的嫩芽来一样。

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其实只是一个老贵族住的房子,这个老贵族的姓名是夏尔-玛丽-维克托-昂热·卡罗勒,被封为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照往日贵族头衔的写法,则是德·格里尼翁侯爵。城里的商人和市民起初称他的住所为公馆,颇有些嘲讽之意。可是这二十多年来,大多数居民竟然都郑重其事地把侯爵的房子称为“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了。

卡罗勒这个姓氏(Carol,梯也里兄弟^③一定会把它拼写成Karawl)是从前北欧民族最有权力的领袖之一的光荣姓氏。这些

① 多布林是皮尔斯塔勒男爵在维也纳西北郊区住宅的名称。

② 指阿朗松,在十九世纪初期,该城只有一万四千人口。

③ 梯也里兄弟是和巴尔扎克同时代的历史学家。

领袖当年南下征服高卢，并且在这里建立了封建制度。卡罗勒家族从来没有对任何人低过头，无论是民众，国王，教会，或者金融巨头，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过去他们负责守卫一个法兰西边境省，所以侯爵的头衔对他们说来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荣誉，绝对不是有名无实的虚衔。德·埃斯格里尼翁领地始终是他们的产业。这个家族是真正的外省贵族，被宫廷忽视达两百年之久，可是他们的血统十分纯粹，他们在各省贵族中地位最高，他们受到当地人的崇敬，如同人们迷信和崇拜一位能治好牙痛病的善良童贞女一样。这个家族隐藏在外省遥远的角落，就像从前恺撒大帝的桥梁，还剩下烧焦的木桩埋藏在河底。在一千三百年里，这个家族的女儿总是没有嫁妆就嫁出去，或者送进修道院；次子以下的男子经常接受母亲遗产中的特留份^①，不是当兵，就是当主教，或者同宫廷联姻。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有一个次子成为海军上将，被封为公爵和贵族院议员，死后没有后嗣。长房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从来不肯接受公爵的头衔。

“我拥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领地，正如国王以同样的身份拥有法国国土一样，”他对吕伊讷元帅^②说，当时在他眼中元帅只是一个小小的伙计。“请计算一下吧，在动乱时期，有多少德·埃斯格里尼翁族人上了断头台。”这个高贵而值得骄傲的法兰克血统一直保持到一七八九年。现在活着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并不曾逃亡国外，因为他要保卫他的边境省。乡间农民对他的尊敬保住了他没有上断头台，可是真正的革命党对贵族的仇恨相当强烈，使他不得不在一段时期中躲藏起来，这就使人认为他是逃亡国外了。地区当局以人民至高无上的名义践踏了德·埃斯格里尼翁的领地，他们不理睬时年四十的侯爵的产权抗议^③，把森林作为国家财产

① 只有长子有继承权，但其他子女的特留份不能用遗嘱剥夺。

② 吕伊讷元帅(1578—1621)，法王路易十三的宠臣。

③ 侯爵事实上并未逃亡国外，不应剥夺产权，所以提出抗议。逃亡贵族的亲属可以要求预分遗产，所以下文说侯爵的妹妹要求预分遗产。

拍卖了。侯爵的妹妹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当时尚未成年，依靠家中一个青年总管的斡旋，才保住了部分领地；总管以他的女主人的名义要求预分继承财产，经过共和国政府清理结算，分给了她一座古堡和几处农场。忠实的总管谢内尔^① 不得不以自己的名义，用侯爵给他的钱，买下了领地中他主人最舍不得的那些部分，如教堂、神甫公馆和古堡的花园等等。

恐怖时代的岁月似乎缓慢却又迅速地过去了，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人品早已获得整个地区的尊敬，这时候侯爵想同他妹妹回来住在古堡，以便重整家业。他的总管谢内尔现在已经当上公证人，为了抢救他的财产曾经出了不少气力。可是，天哪！对于一个失去一切权益，原来拥有的森林被肢解，只能从残余的地产中获得九千法郎收入的屋主来说，这样一座被劫掠得四壁皆空的古堡，岂不是太空空荡荡、开支太大了么？

一八〇〇年十月，公证人带领他的旧主人回到这座封建古堡里来的时候，他不禁感慨万千，因为他看见侯爵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空旷的院子中间，面对被杂物填满的水沟，抬头望着已经削平到同屋顶一样高的塔楼。这个法兰克人默默地望着哥特式小塔上面从前安放美丽的风信鸡的地方^②，又回过头来望着天空，仿佛在询问上帝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社会沧桑。只有谢内尔一个人能够理解侯爵的深沉的痛苦，那时候侯爵已经被称为卡罗勒公民。伟大的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默默无言地在那里伫立良久，嗅着空气中祖遗产业的香味，然后发出一声极为忧郁的叹息。

“谢内尔，”他说，“等动乱平息以后，我们一定要回到这儿来；可是在宣布叛变平息的法令公布以前，既然他们禁止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家徽，我绝不能住在这里。”

① 谢内尔即《老姑娘》中的舒瓦内尔。

② 封建时代只有贵族有特权在屋顶上安装风信鸡。

他向古堡挥了挥手，转身上马，伴送着他的妹妹走了；他妹妹坐的是一辆破烂的藤条车厢马车，属公证人所有。在城里，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再也不存在了。这家贵族府第被拆毁，在它的旧址上建造了两个工场。公证人谢内尔用侯爵的最后一袋金路易，在菜市广场的一端买下了一所旧房子，这所房子原属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所有，屋上有山形墙、风信鸡、小塔楼、鸽子房等等，曾经用作贵族领主的审判厅，后来又用作初审裁判所。从国家手里买进这所房子的屋主要价五百路易，把这所房子归还给了它的合法业主。就是从这时起，人们便半嘲讽半正经地把这所房子称为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

一八〇〇年，有些流亡贵族回到法国来了，那时候要把自己的名字从逃亡贵族的黑名单上注销是相当容易的。在第一批回到城里的贵族中，有德·努阿斯特男爵和他的女儿，他们已经完全破产。德·埃斯格里尼翁先生慷慨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住所，男爵两个月后抑郁而死。德·努阿斯特小姐二十二岁，努阿斯特家是血统纯正的贵族，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娶了德·努阿斯特小姐，以便传宗接代。由于庸医无能，她在生产时死去，幸而给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留下了一个儿子。可怜的老头子（侯爵虽然只有五十三岁，可是生活的坎坷和刺心的痛苦经常使他觉得他已超过了这个岁数），老侯爵眼看世间最美的人儿咽了气，最高贵的女人闭了眼，于是完全失去了晚年的快乐，因为这个女人身上具有十六世纪女性的风韵，如今这种风韵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了。他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一打击会影响到他今后余年的每时每刻。他在床前站了一会儿，俯下身去吻了吻妻子的额角，他的妻子双手合拢，像圣女那样躺在床上。他拿出挂表，把齿轮弄坏，然后走过去把表悬吊在壁炉上。当时是午前十一点钟。

“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让我们祈祷上帝，不要使这个钟点成为我们家族的不祥时刻。我的伯父红衣主教大人是在这个时刻被

杀的，我的父亲也是死在这个时刻……”

他在床边跪了下来，把脑袋靠在床上；他的妹妹也随着他跪下。过了一会儿，他们俩站了起来：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泪如雨下，老侯爵则用干枯的眼睛望了望婴孩、房间和死者。在这个人身上，除了法兰克人的顽强劲儿以外，还有基督徒的勇猛精神。

这一切发生在十九世纪开头的第二年。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二十七岁。她长得很俊。一个本地生长的暴发户，以前共和国部队的供应商，现有三千埃居年收入的有钱人，杜·克鲁瓦谢^①先生，克服了种种困难，说服了公证人谢内尔代他向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提亲。侯爵兄妹对谢内尔这样胆大妄为极为愤怒。谢内尔因自己上了杜·克鲁瓦谢甜言蜜语的当也后悔莫及。从这一天起，他发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态度和言词都变了，再也没有那种可以视为友情的亲切的善意，只有一种感恩之情。这种高贵而真诚的感恩之情使公证人经常感到痛苦。有些高尚的心灵认为感恩好像是超额的还债，他们宁可要那种甜滋滋的感情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从思想上的一致和灵魂的自愿融为一体而产生的。谢内尔尝过这种光荣友谊的欢乐，侯爵曾经与他平等相处。对老贵族来说，这个老实人的地位不及一个儿子，可是超过一般仆人，他是自觉自愿的家臣，是通过各种感情的纽带同他的领主紧密相连的农奴。他们不必同公证人算账，他们之间真诚感情的不断交流使一切账目都一笔勾销。在侯爵眼中，把公证人的头衔加在谢内尔身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他的仆人不过是装扮成公证人而已。在谢内尔眼中，侯爵永远是神圣种族的一分子；谢内尔相信贵族的血统，他回想起他的父亲打开客厅的门通报：“侯爵先生，开饭了。”这种回忆并不使他感到羞耻。他对没落贵族一家的忠诚并非出自信仰，而是由于自私，他自视为家庭的一分子。因此他非常伤心，

^① 即《老姑娘》中的杜·布斯基耶。

心情沉重。当他不顾侯爵的阻拦鼓起勇气向侯爵谈起他做媒的错误时，老贵族便用严肃的口吻回答他说：“谢内尔，在战乱以前你绝对不会提出这种侮辱性的建议。这些新学说把你害了，这到底算什么新学说呀？”

公证人谢内尔为全城人所信任，人们很敬重他；他的极端诚实和他的大量财产更提高了他的地位。从此以后他对杜·克鲁瓦谢先生产生了明显的恶感。虽然公证人不是一个怀恨记仇的人，倒也叫好些家庭憎恶起杜·克鲁瓦谢先生来。另一方面，杜·克鲁瓦谢却是一个记恨的人，他能够心怀报仇的念头达二十年之久，他对公证人和德·埃斯格里尼翁一家产生了隐蔽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这种事在外省是常有的。求婚遭到拒绝使杜·克鲁瓦谢在狡黠的外省人心中名誉扫地，而他却想回来同外省人共同生活，想在他们当中居领导地位。这件糟糕透顶的事是这样的千真万确，以致其后果不久就让人们感觉出来。杜·克鲁瓦谢走投无路，去向另一个老姑娘求婚，也遭到拒绝。因此他那野心勃勃的计划落了空，第一次由于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的拒绝，使他不能通过这个婚姻进入外省的圣日耳曼区，第二次拒绝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以致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在城里的第二流交际圈子里维持地位。

一八〇五年，德·拉罗什－居庸先生，这地区一家最古老家族的长房，过去这个家族曾经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家族联姻，现在通过公证人谢内尔，向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求婚。可是玛丽－阿尔芒德－克莱尔·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根本不听公证人说话。

“您想必知道，我已经做了母亲，亲爱的谢内尔，”她一边把她的侄子放下睡觉，一边对他说。她的侄子是一个漂亮孩子，已经五岁了。

她从摇篮那边走回来的时候，老侯爵站起来去迎接她。他恭恭敬敬地吻了她的手，重新坐了下来，然后开口说话：

“妹妹，你不折不扣是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一位小姐！^①”

高贵的小姐听了这句话，战栗起来而且哭了。侯爵的父亲晚年娶了一个填房，她是一个包税商的孙女，这位包税商在路易十四时代被封为贵族；这桩婚事被认为门不当户不对，相当可怕，不过关系不大，因为这个填房只生下了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这一个女儿。阿尔芒德小姐对这些知道得一清二楚，她的哥哥虽然待她很好，可是始终视她为外人，现在这句话才承认了她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样，她的回答不是在自己十一年来的高贵行为上再加上一顶桂冠吗？她从成年时起，每个行动都盖上了最忠诚的印记，她对哥哥几乎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我要一辈子当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她直截了当地对公证人说。

“对您来说，不能有比这更体面的头衔了，”谢内尔回答，他以为这样说是恭维她。

可怜的姑娘满脸绯红。

“你说了一句蠢话，谢内尔，”老侯爵说，他一方面为他过去的忠仆说了一句合乎他心意的话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句话使他妹妹感到痛苦而不快。“一位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可以嫁给一个蒙摩朗西；我们的血统不像他们的那么不纯。德·埃斯格里尼翁家的纹章是：黄底间以两条红色的斜带，九百年来，这个纹章没有改变过，最初的一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因此我们纹章的铭文是：Cil est nostre^②，这句铭文是在腓力·奥古斯特^③ 治下一次马上比武时获得的，纹章上右边还有一个黄色的武装骑士，左边是一头红色的狮子。”

① 因为这位小姐拒绝同非贵族结亲，所以侯爵正式承认她是贵族家庭的成员。

② 拉丁文：这是属于我们的。

③ 即腓力二世(1165—1223)，路易七世之子，于一一八〇年继承王位。

爱弥尔·勃龙代为当代文学提供资料贡献甚大,这个故事也多亏他提供资料才能写成。下面是他对阿尔芒德小姐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别的女人像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那样引起我想入非非。说实话,当时我年龄很小,还是一个孩子,也许她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色彩这样鲜明是由于儿童热爱美好事物的缘故。每逢我在散步广场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远远地看见她带着她的侄子维克蒂尼安走过来的时候,我的心就噗噗乱跳,当时的感觉就像加尔瓦尼^① 直流电通过死尸所产生的效果一样。不管我当时多么年少,却觉得自己似乎又开始了新的生命。阿尔芒德小姐的金发稍带褐色,她的双颊有一层薄薄的绒毛,闪耀着银色的反光,使我感到十分悦目,我总是站在一定位置上,以便看到阳光照射着她的侧面;我被她的梦幻般翡翠色的眼睛迷住,每逢她的眼光落在我身上,我就觉得似乎身上落下了一团火。我假装游戏,在她前面的草地上打滚,事实上我是想方设法接近她那娇小可爱的脚,以便在近处欣赏。我只惊讶她的皮肤那么柔软洁白,脸上的线条那么优美,前额的轮廓那么明晰,身材那么婀娜娉婷,而不曾留意她身段的高雅,额角的俊俏和她那鹅蛋形面孔的完美。我欣赏她就像儿童祈祷一样,不大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有时我的骨碌碌的眼睛终于吸引住她的视线,她就用异常悦耳的声音问我:‘小朋友,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这样瞧着我?’她的声音在我听来比任何声音的音量都大。我就扭着身子,咬咬手指,脸涨得通红地回答:‘我不知道。’她偶尔用雪白的手抚摩我的头发,问我几岁,我就一面跑开,一面远远地回答:‘十一岁!’每当我读《一千零一夜》,眼前出现一位王后或者仙女的时候,这位王后或者仙女的容貌和举止便同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一模一样。我的图画老师要我临摹古代的头像,我发觉这些头像的发型都很像德·埃斯

^① 加尔瓦尼(1737—1798),意大利物理学家,医生,直流电疗法的创始者。

格里尼翁小姐的发型。后来,这些愚蠢的想法一个一个消失了,阿尔芒德小姐还模糊地作为一个典型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散步广场上的男人们都恭恭敬敬地给她让路,而且凝视着她的棕色长裙飘飘忽忽,一直到看不见了为止。有时一阵风吹过,使她躯体的优美曲线显露无遗;尽管她的长裙很宽大,我也能知道她身体上隆起的地方;这个躯体的形状就经常在我这年轻人的梦境里出现。后来过了许多年,当我严肃地思考人类思想深处的某些秘密的时候,我仿佛忆起,我对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的尊敬,是她容貌上和态度上所表露的感情所引起。她的容貌外表上冷静得令人敬佩,内心却充满热情,动作十分端庄,有完成自己的责任的圣洁表情,这一切都感动我,使我肃然起敬。也许人们不相信,其实儿童更容易接受观念的无形影响:儿童从来不嘲笑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真正的优雅风度能使他们感动,俊美能够吸引他们,因为儿童本身就俊美,而在同类性质的事物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是我信仰的宗教之一。直到今天,每当我踏上一座领主宅邸的螺旋楼梯时,我总要痴痴地在想象中把阿尔芒德小姐树立在那里,作为封建制度的守护神。我读到古代编年史的时候,她就在我的眼中作为有名望的妇女的化身而出现,她一会儿是阿涅丝,一会儿是玛丽·图歇,一会儿又是加布里埃尔,^①我还给她添上她隐藏在心里从来不表达出来的爱情。过去儿童时代通过模糊的幻觉看见的这个天使般的容貌,现在来到我的迷雾般的梦境中了。”

这个画像在内心和外表两方面都描绘得很忠实,请记住这个画像吧!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是这部小说里最有教育意义的人物之一,她会使我们懂得:由于缺乏聪明才智,最纯粹的道德也可以带来有害的结果。

^① 阿涅丝是查理七世的情妇;加布里埃尔是亨利四世的情妇。

在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五年间,三分之二的逃亡贵族都回到法国来了。几乎所有从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所在的那个省份逃亡出去的贵族,都回到祖先的土地居住。有些贵族变了节:有的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服军役,有的在他的宫廷里服务,有的还同某些新贵联了姻。所有那些归附拿破仑的贵族,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都恢复了他们的财产,而且收回了他们的领地,其中有许多人就留在巴黎居住。可是也有八九家贵族仍然忠于逃亡贵族和垮台的王室,如拉罗什-居庸、努阿斯特、韦纳伊、卡泰朗、特雷维尔等等,有些贫穷,有些有钱,可是金钱多少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保持家族的古老和血统的纯洁,完全像一个考古学者,对一枚古币的重量并不放在心上,却极端重视古币上面文字和头像的清晰,以及年代的古旧。这些家族以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为领袖,他的家庭成了他们聚会的处所。在这里,拿破仑皇帝兼国王永远只是波拿巴先生,真正的君主是当时逃亡在米托的路易十八;在这里,现在的县仍然是一个省,现在的行政区仍然是一个总管区。

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获得他们真诚的尊崇,因为他的行为值得钦佩,他有贵族的忠诚和无畏的品质;他甚至获得全城人士普遍的敬仰,因为他有不幸的遭遇,他坚忍不拔,从来不改变他的政见。这位令人敬佩的前朝遗老具有伟大事物毁败以后遗留下来的宏伟庄严。他有骑士风度的公平精神,城里尽人皆知,以致曾经有好几次诉讼当事人请他做唯一的仲裁人。所有属于帝政派而有教养的人,甚至官方当局,对于他的裁判都表示满意,正如他们尊敬他的为人一样。可是新社会中有一大部分人,这些人在王政复辟时期应该称为自由党人,他们的不出面的领袖就是杜·克鲁瓦谢,他们却嘲笑这块贵族的绿洲,因为这块绿洲除了血统无可非议的贵族以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尤其引起他们憎恨的是:有许多正派人,可尊敬的乡绅,和若干高级官吏,都固执地认为只有德·埃斯格

里尼翁侯爵的客厅是唯一的上流人士聚集的处所。本地的区长是皇帝的侍从，他想尽办法要钻进去，他低声下气地派他的老婆到侯爵的客厅里去，因为他的老婆是贵族葛朗利厄家的一员。那些不能进去的人，非常憎恨这个外省的小圣日耳曼区，于是给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的客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古物陈列室，他们还管侯爵叫卡罗勒先生，税务局长在给他的缴税通知书上经常加上一个括号写上(前贵族德·格里尼翁)。这样拼写侯爵的姓纯粹是恶作剧，因为已经流行的拼法是德·埃斯格里尼翁。

爱弥尔·勃龙代又回忆说：

“至于我，根据我儿童时代的回忆，我得承认‘古物陈列室’的绰号总是使我发笑，虽然我十分尊敬或者说爱慕阿尔芒德小姐。德·埃斯格里尼翁公馆坐落在两条街相交叉的街角上，因此它的客厅有两扇窗户面临一条街，另外两扇窗户面临另一条街，这两条街是城里最热闹的道路。菜市广场离公馆只有五百步远。这座客厅就像一座玻璃笼子，在城里来来去去的人没有不望上一眼的。我那时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所房子是一种罕见的珍品，这种珍品即使现在回忆起来，也是介乎梦境和真实之间的东西，很难弄清楚到底是属于哪一面的。这所客厅过去是审判公堂，客厅下面有一层地下室，装有铁格子气窗，过去是关押省里的犯人的地方，现在是侯爵的厨房。卢浮宫的壁炉宏伟而高大，雕刻很精美，我初见时十分惊奇，可是还比不上我第一次见到侯爵客厅的巨大壁炉时惊奇的程度。这个巨大壁炉饰有甜瓜一样的网格，壁炉上面是一幅庞大的亨利三世骑马像，这个省过去是亲王的采邑，是在亨利三世治下才并入国王的统治的。画像画得人物凸现，轮廓鲜明，四周是镀金的框架。天花板由一道道栗木椽构成，椽子之间的空隙饰有花叶图案。这个宏伟的天花板的所有外角都镀过金，可是金色已经暗淡得看不清楚了。墙上挂着弗朗德勒挂毯，挂毯上

织着由六幅画组成的《所罗门的审判》，每幅画四周都绣着金色的酒神手杖^①，还有许多小爱神和半羊半人怪物在枝叶间游戏。侯爵早在客厅里铺上了地板。在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间拍卖古堡的剩余物资时，公证人谢内尔买下了几张路易十四时代流行的螺形脚靠壁桌，一件有绣花装饰的家具，一些桌子，挂钟，生火的用具，大烛台，等等，于是巧妙地凑齐了这个其大无比的客厅的装饰。这个客厅同房子的其余部分很不相称，幸而还有一个同样高大的前厅，过去是初审裁判所的候审室；同这个室相通的是过去的审判官会议室，现在改为侯爵的饭厅。

“在过去时代陈旧的雕梁画栋和金碧辉煌下面，蠕动着八个或者十个老寡妇，她们有的脑袋不住摇晃，有的干瘪乌黑得像木乃伊；这几个关节僵硬，那几个弯腰驼背；她们全体都披戴着同流行式样相反的怪服装；头发扑着粉，卷成发卷，头上的无边帽外加一条帽带，花边已经变成褐色。最滑稽的图画，或者最严肃的图画，从来不曾达到过这些老妇人所赋有的奇特诗意；每当我遇见一个老妇人，她的容貌或者打扮与这些妇女有些类似，我马上就想起了她们，并重新忆起她们满是皱纹的脸。可是，或许是命运坎坷使我认识到不幸遭遇的奥秘，也许是我理解了人类的所有感情，尤其是怀念过去和步入老境的感情，我以后再也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无论在活人身上或者在濒死者的脸上，再见到过她们那种灰眼珠的暗淡色调，和某些黑眼珠骇人的炯炯光芒。最后，当代最富于想象力的两位恐怖故事作家，麦图林^②和霍夫曼^③，从来也没能使我像看见这些老妇人装着鲸骨撑做机械人动作时那样毛骨悚然。演员抹的胭脂从来不使我觉得惊奇，因为

① 酒神手杖顶端有一个大松实，杖身绕着藤蔓或花草，传说是酒神的象征。

② 麦图林(1782—1824)，爱尔兰小说家兼剧作家，以写恐怖故事闻名。

③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兼作曲家。作品有浓厚的恐怖色彩。